



巴斯克维尔猎犬 · 恐怖谷

Ba Si Ke Wei Er Lie Quan Kong Bu Gu

[英] 柯南道尔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

BASKERVILLE TERRACE DELTACUANTHONYBULL

[英] 柯南道尔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英)柯南道尔著;宋燕鹏等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巴... II. ①柯... ②宋...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68 号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

译者:宋燕鹏

责任编辑:子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90

字数:7275千字

版次: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1080.00元(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1)
二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4)
三	疑案	(8)
四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13)
五	三条断了线的线索	(20)
六	巴斯克维尔庄园	(26)
七	梅利瑟宅邸的主人斯台普谷	(30)
八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37)
九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40)
十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49)
十一	岩岗上的人	(52)
十二	沼地的惨剧	(57)
十三	设网	(63)
十四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69)
十五	回顾	(75)

恐 怖 谷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81)
第二部	死酷党人	(133)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每天早晨总是起得很晚。他现在正在吃早饭。我从小地毯上拿起了昨夜那位客人落下的槟榔子手杖。它精美而又沉重，顶端有个疙瘩。紧靠顶端的下面有一圈很宽的银环。上面刻有“送予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杰姆士·摩梯末，C. C. H. 的好友们赠”，还刻有“一八八四年”，这是一根私人医生常带的手杖。

“啊，华生，你怎么看？”福尔摩斯背对着我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你后脑勺上长眼睛了吧。”

“我眼前有一把镀银咖啡壶。”他说，“你怎么看这位客人的手杖呢？没见到他，对他此行的目的也不知晓。因此，这件纪念品就显得很重要了。你看一看，然后形容一下这个人。”

“从别人送他的礼品看，我认为他是一位年纪不轻的成功的受人尊敬的医学界人士。”

“不错！”

“他可能是一位乡村医生，经常步行。”

“为什么？”

“因为这手杖虽然很别致，但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在城市里的医生一般是不会再用的。下端的厚铁包头也被磨损得很厉害，很明显用了很久了。”

“很对！”

“那上面刻着‘C. C. H. 的好友们’，我想也许是个猎人协会，他大概为这个协会的成员做过治疗。所以，他们才送了这根手杖表示感谢。”

“你真是大有进步，华生。”

他把手杖拿到窗前用放大镜仔细观看。

“虽然简单，但很有趣，”他说着又坐回那张长椅，“手杖上的确有一两处能说明问题，可以作为我们推论的凭据。”

“我漏掉了什么呢？”我问。

“华生，也许你说的大部分都是错的！但并不是说这一次你完全错了。那个人肯定是一位乡村医生，而且的确喜欢步行。”

“这么说，我猜对了。”

“也不过如此。”

“但这就是所有事实了。”

“不，这绝不是全部。例如，这手杖，还不如说是一家医院。由于两个字头‘C. C.’是放在‘医院’一词前的（在英文中，医院一词的字头也是 H），所以，很自然地使人想到 Charing cross 这两个字来。”

“或许你是对的。”

“如果咱们这一点假设的确正确，那我们就又得到一个新的依据了。由此，就能对这位客人进行想像了。”

“即使‘C. C. H.’指的就是查林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我们又能够知道什么呢？”

“既然懂得了我的方法，那就请运用吧！”

“我只能看出那个人下乡以前曾在城里行过医。”

“最可能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赠送行为呢？显然是他要离开医院自行开业的时候。这么推断有可能吧？”

“当然有可能。”

“他不会是个主要医生，在伦敦行医需要有相当的名望。如果说他是在医院工作又不是主要医生，那么他就只可能是个住院外科医生或内科医生——地位比医学院最高年级的学生稍高。根据手杖上的日期可以看出，他是在五年前离开的。所以，你的想像是错误的了。这里出现了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他还养了一条狗。”

“至于后一部分，我无法验证，”我说，“但是要找出几个关于他们年龄和履历的特点来，是不会太困难的。”我从小书架上取下一本医药手册，翻到人名栏处，里面有好几个姓摩梯末的。我读出了这段文字：

“杰姆士·摩梯末，一八八二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德文郡达特沼地格林盆人，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在查林十字医院任外科医生。因论文《疾病是否隔代遗传》而获得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瑞典病理学会通讯会员。曾著有《几种隔代遗传的畸形症》（载于一八八二年的《柳叶刀》），《我们在前进吗？》（载于一八八三年三月的《心理学报》）。曾任格林盆、索斯利和高冢村等教区的医务官。”

“华生，正如你所说，他只是个乡村医生；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才会收到纪念品；只有不爱功名的人才会离开伦敦跑到农村去；只有马虎的人才会在你的屋里等了一小时后不留下自己的名片，反而留下自己的手杖。”

“那狗呢？”

“它常常叼着手杖跟在主人后面。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的牙印。从牙印间的空隙来看，它的下巴比猎犬的宽，比獒犬的窄。它一定是条卷毛长耳黄犬。”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这一点呢？”

“很简单，我现在已看到那条狗在咱们大门的台阶上了，它主人按门铃声也传了上来，华生，你们是同行，你在场会对我有帮助。华生，听到脚步声了吧。请进！”

我原来以为他是个一看便知的乡村医生，但他却又高又瘦，鹰钩鼻，他的外衣已经脏了，裤子也已磨损。他虽然还年轻，可是长长的后背已经弯曲了，走路时头向前探，具有贵族的风度。他一进来眼光就投向那根手杖，欢呼一声就跑了过来。“太好了！”他说道，“我宁可失去整个世界，也不愿失去它。”

“这是件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

“是查林十字医院送您的吗？”

“是那里的两个朋友在我结婚时送的。”

“唉！真糟糕！”

“为什么？”摩梯末医生诧异地眨了眨眼。

“因为我们的几个小推断被您扰乱了。您说是在结婚的时候，是吗？”

“是的，先生，我一结婚就离开了医院，也放弃了成为顾问医生的可能。”

“啊哈！我们总算还没弄错。”福尔摩斯说道，“嗯，杰姆士·摩梯末博士……”

“您称我先生好了，我只不过是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学生。”

“可很明显，您是个思维缜密的人。”

“一个对科学略知一二的人，福尔摩斯先生……”

“不。这是华生医生，我的朋友。”

“先生，很高兴见到您。我经常听到人们把您和您朋友的名字连在一起。我真没想到会看见这样的头颅和这种深陷的眼窝，我真羡慕您的头骨。”

福尔摩斯请他坐下。“先生，我看得出来，您是个对本职很热心的人。”他说道，“我从您的食指上能看出您是自己卷烟抽的，请点一支吧。”

医生拿出了卷烟纸和烟草，娴熟地卷好一支。

“先生，您昨天和今天的两次来访，不光是为了研究我的头颅吧？”

“当然不，我来找您，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儿。而且我知道您是天下第二的专家。”

“谁是第一的呢？”

“对于一个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来说，贝蒂荣先生的办案手法总是很吸引人的。”

“那您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先生，我是说，就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来说。可是，就对事物的实际经验来说，您是无与伦比的。”

“摩梯末医生，请您说出您的问题吧。”

二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我这儿有一份手稿。”医生说。

“您进屋时我就看出来了，是一张十八世纪初期的手稿，否则就是废品了。”福尔摩斯说。

“您怎么知道的呢？”

“在您说话的时候，我看到那手稿大约露着一两英寸。我想，这份手稿完成于一七三〇年。”

“是一七四二年。”医生把它掏出来，“这份祖传的家书，是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托付给我的，三个月前他突然死了。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医生。他把这份手稿看得很重要，他心里早已准备接受这样的结局了，而事实上，他竟真的得到了这样的结局。”

福尔摩斯接过文件，平铺在膝盖上。

“华生，请看，长 S 与短 S 的换用，这就是我确定年代的几个特点之一。”

我凑到他肩后看着那张黄纸和褪色的字迹。开头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再下面就是“一七四二”这个数字。

“看来像是一篇记载。”

“是关于巴斯克维尔家的传说。”

“不过，我想您来找我也许是为了目前的和更现实的事情吧？”

“是件迫切的事儿。这篇东西很短，而且很重要，让我读给您听。”

摩梯末读道：

关于巴斯克维尔猎犬一事有过各种说法，我记录下来的原因是我相信它们真的发生过。我是修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代，这件事是我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而我父亲又是听我祖父讲的。儿子们，你们知道此事后，也不要害怕，只要自己将来注意就行了，以免家族的灾难重落在你们头上。

据说是在大叛乱时期(我向你们推荐克莱顿男爵所写的历史),这所巴斯克维尔大厦原来被修果·巴斯克维尔占有。他生性凶残,这在西部人人知晓。这位修果先生看上了在庄园附近一个庄户人家的女儿。可这位好少女一直躲着他。有一次在米可摩斯节那天,这位修果先生得知姑娘的父兄都出门去了,就和几个小混混把她抢了出来,关在庄园的一间小屋子里。修果和朋友们在楼下狂欢痛饮,姑娘听到他们的吼叫已是不知所措了。最后,她在极度害怕的情况下从窗口,抓着蔓藤爬了下来,然后就穿过沼泽地往家里跑去了,庄园离她家有九英里。

过了一会儿,修果带着酒和食物(说不定还有更糟的东西呢)上楼。他突然发现姑娘不见了,便暴跳如雷,嚷道:“只要当晚我能追上那丫头,我愿把肉体 and 灵魂交给魔鬼。”这时有一个凶恶的家伙说应当把猎狗放出去追她。修果把那少女丢下的头巾给狗们闻了闻就把它们全都轰了出去。

这些坏蛋们过了一会儿才弄明白到沼地里去干什么,接着又都叫嚷起来。最后,他们清醒了些,十三个人一起上马追了下去。在月光的照耀下,他们顺着少女返家的必经之路飞驰而去。

他们跑了一二英里,遇到了一个沼地里的牧人,问他看到了那个少女没有。那牧人说看到了那个少女,后面还有一群猎狗,后来,修果·巴斯克维尔也骑着黑马从这里过去了。还有一只大猎狗紧紧地跟在他的马后面。可是不久他们就被吓得心惊胆战了。因为他们听到沼地里传来马跑声,随后就看见那匹黑马,口吐白沫跑了过来,鞍上无人,缰绳拖在地上。醉汉们惊惧地挤在一起,可还是往沼地里走去。他们最终赶上了那群狗。这些狗虽都以骁勇闻名,但此时也挤在一条深沟的尽头,一起哀号。

醉汉们勒住了马,他们比出发时清醒多了。有三个胆子最大的继续催马向山沟走下去,前面出现了一片宽敞的平地,那少女的尸体就在那里。可令三个醉汉害怕的是,在少女身旁,修果·巴斯克维尔的尸体上有一只又黑又大的猎狗,正咬着他的喉咙。突然,那条狗向他们扑了过来。三个人一看就吓得大叫起来,赶忙拨转马头逃走了。据说其中一个当晚就吓死了,另外两个也落得个终身精神错乱。

我的儿子们啊,这就是那个猎狗传说的来历。据说,从

那以后，那条狗就一直骚扰着咱们的家族，在我们家族里，有许多人奇怪地死去，但愿上帝保佑，不要降罪于我们第三代以至第四代惟圣经是听的人们。我的儿子们，你们万不可在黑夜或是罪恶势力嚣张时走进沼泽地。

这是修果·巴斯克维尔留给两个儿子罗杰和约翰的家书，并告诫二人一定不要把此事告知其姐伊丽莎白。

摩梯末医生读完了手稿后望着歇洛克·福尔摩斯。

“您不觉得很有趣吗？”

“对一个搜集神话的人来说，是很有趣的。”

摩梯末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

“福尔摩斯先生，这儿有一张今年五月十四号的《德文郡纪事报》，是关于几天前爵士死亡的短述。”

我的朋友全神贯注地听着。

医生又读道：

几天前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的猝死使本郡人十分哀伤。据说，在下届选举中，他可能被选为中部德文郡自由党候选人。虽然爵士在巴斯克维尔庄园居住不长，但因其为人忠恳与慷慨已深受大家敬爱。他来庄园不过两年，当人们对他的大型筹建和修葺计划津津乐道之时，计划却因他的猝死而中断，他有许多财富，而且还公开表示：在有生之年要捐助乡里。因此，许多人都为他的死而悲伤。

验尸报告没有将爵士之死查清，爵士为鳏夫，据说在某些方面表现得与众不同。他虽有许多财产，却只雇佣了白瑞摩夫妇二人，丈夫为总管，妻子为管家婆。他们的证词说明：爵士有精神不良的征兆，尤其是心脏病。死者的朋友和私人医生杰姆士·摩梯末也这么说。

案情很明显。爵士有一个习惯，每晚睡觉前，一定要沿庄园有名的水松夹道散步。五月四日，查尔兹爵士说他第二天要到伦敦去，还命令白瑞摩为他准备行李。当晚，他和平常一样出去散步，可是再也没有回来。在夜间十二点钟的时候，白瑞摩发现大厅的门还开着，他就点燃了灯笼，出去找主人。顺着夹道下去，很容易看到爵士的足迹。小路的中间有一个通向沼泽地的栅栏门，种种迹象表明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曾在这扇门前站着，然后沿着夹道走了下去，而他的尸

体是在这夹道的末端被发现的。白瑞摩说，他主人的足迹，在通过了那扇栅栏门后，就变了样，好像是用足尖走路了。从查尔兹爵士的身上人们找不到任何受到暴力袭击的痕迹，可是从医生开出的证明来看，他面容扭曲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是一种因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而死的时候常有的现象。法院的验尸官也递交了一份类似的判断书。如此结果十分妥善，因为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的后代仍将在庄园中居住下去，并将继续那些善行。据了解，如果查尔兹爵士还有活着的最近的亲属的话，那就是他弟弟的儿子亨利·巴斯克维尔先生了。以前，曾听人说这位年轻人居住在美洲，现已开始进行调查，以便通知他来接受这笔财产。

摩梯末医生把报纸叠好，放回自己的口袋里。

“这些都是有关爵士之死的一般事实。”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先生，是您引起我对这件案件的兴致，您所讲的这段新闻已包括了全部公开的事实吗？”

“是的。”

“那么，请您再告诉我一些内幕吧！”

“这样，”摩梯末医生说，“就会把我未曾告人的事情都说出来的。我连验尸官都没告诉。我最怕在公众面前显得好像是相信了迷信。我的另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事情再恶化的话，庄园那本已十分可怕的名声就会变得更糟。所以我觉得还是不把自己所知道的都讲出来为好。但对于您，我要一五一十都说出来。

“沼地上的住户们相距都比较远，从而居住较近的人们便很亲密。所以，我和爵士见面的机会较多。查尔兹是一个爱独处的人，可是病症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对科学的共同兴趣使我们亲近起来。

“在最后几个月里，我看得越来越清楚，查尔兹爵士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虽然他总在自己的宅邸之内散步，可一到了晚上，他就无论如何也不肯到沼地上去散步了。查尔兹爵士认为他的家已经是大难临头了。他多次问过我，是否在夜间出访的路上看到了什么奇怪的动物，或者是听见一只猎犬的嗥叫。

“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到他家去，那是在爵士之死大约三个星期前的时候。他正在正厅门口。我忽然发现他的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情，双目紧紧地盯着我的身后，我猛地转过身去，刚好看到一个如牛犊的黑色动物飞快地跑了过去。我到那动物曾经走过的地方找寻了一遍，可那个怪物已经跑远了。但是，这件事在他心中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于是，我陪着他待了一晚，为了解释他的情绪，他就把我刚才读给您听的那篇记载托我保存了。

“也许是我的劝告起了作用，查尔兹爵士准备搬到伦敦去住。他的心脏已经受了影响，而且，常常处于忧虑之中，已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我想，几个月的都市生活就能把他改变成一个新人了。可是，这场灾祸竟在他临行前的最后一刻发生了。

“在查尔兹爵士暴死的当晚，他的总管白瑞摩发现之后，立刻派了马夫波金斯骑快马找我。得知此事后，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就赶到了巴斯克维尔庄园。我验证了所有的验尸过程中提到过的事实，最后我又检查了查尔兹爵士的尸体。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动过它。查尔兹爵士趴在地上，两臂前伸，手指深深地插在泥土里，他的面部紧缩，甚至使我无法辨认出他的容貌，而且他的尸体上确实没有什么伤痕。在验尸官验尸的时候白瑞摩曾声称在尸体周围的地上什么痕迹也没有，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可是，我却看到了——就在相距不远的地方，痕迹十分明显。”

“足迹？”

“足迹。”

“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

“福尔摩斯先生，是个极大的猎狗的爪印！”

三 疑案

一听到医生这么说，我吓得浑身发抖，而他的声调也在颤抖。福尔摩斯专注地望着他。

“您真看到了吗？”

“是的。”

“您什么也没说吗？”

“没有。”

“为什么别人没看到呢？”

“爪印距尸体约有二十码远，没有人注意到。”

“沼地里有许多护羊犬吗？”

“当然，但这只不是。”

“它很大吗？”

“极大！”

“它没接近尸体吗？”

“没有。”

“那晚天气如何?”

“潮湿阴冷。”

“没下雨吧?”

“没有。”

“夹道是什么样的?”

“那里有两行水松的老树篱，种得很密，中间有一条小路。”

“在树篱和那条小路之间您发现过别的什么东西没有?”

“有的，在路的两旁各有一条六英尺宽的草地。”

“我想，那树篱有一处是被栅栏门切断了是吧?”

“是的，就是对着沼地的那扇门。”

“还有别的开口吗?”

“没有。”

“这么说，要想到水松夹道里来，必须从查尔兹爵士的宅邸或是由那扇开向沼地的门进去了?”

“穿过另一头的凉亭还有一个出口。”

“他走到那里没有?”

“没有，因为，他躺下的地方距那里有五十码。”

“你所看到的脚印是在小路上，而不是在草地上吧?”

“不在草地上。”

“是在栅栏门那面吗?”

“是的，是在栅栏门那一面的路边上。”

“栅栏门是关着的吗?”

“关着，还锁着呢。”

“门有多高?”

“四英尺。”

“这么说，谁都爬得过来了?”

“是的。”

“您在栅栏门上看到什么了吗?”

“没有。”

“没人检查过吗?”

“我亲自检查的。”

“发现什么了吗?”

“爵士曾在那儿待过五至十分钟。”

“为什么呢?”

“他的雪茄两次掉下烟灰来。”

“您又怎么解释脚印呢？”

“在那一小片沙砾地面上四处都是查尔兹爵士的脚印，我看不出有别人的脚印。”

“要是我在那里该有多好！”福尔摩斯喊道，“我本来可以在那片沙砾地面上查找出不少线索来的，但是现在，那些痕迹已经没了。摩梯末医生，当时您为什么不把我也叫去呢？”

“我已经说了不愿这样做的原因了。同时，同时——”

“为什么不说呢？”

“有些问题，就连最老练的侦探也解决不了。”

“您是说，这很奇怪吗？”

“我不敢肯定。”

“但显然您是这样想的。”

“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曾听到一些与一般的自然法则不相符的事情。”

“请举个例子。”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就有人在沼池里看到过，跟所说的这个怪物形状相同的动物，他们都说这是一只大家伙，浑身发光，像个魔鬼。我曾经问过那些人，有一个是马掌铁匠，还有一个是沼池里的农户。他们都说了和这个恶魔相关的故事，他们所说的和传说中的猎犬完全相符。”

“难道您这个有科学知识的人，也相信这是神怪的事吗？”

“我也不知道。”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到现在，我的调查工作只限于人间，”他说，“如果碰到魔鬼，我就没办法了。但必须得承认，脚印是存在的。”

“这只大猎犬足以咬断人的喉咙，可是它又像个魔鬼。”

“您已倾向于超自然论者了。可是，您既然这么想，为什么还来找我呢？您对我说，调查爵士的死是没用的，而您又希望我去调查。”

“我并没说过让您去调查啊。”

“那么，我能帮您做点儿什么呢？”

“请您告诉我，即将抵达滑铁卢车站的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会怎么办呢？”医生看了看表，“他在一个钟头零一刻钟之内就要到了。”

“他就是继承人吗？”

“是的，查尔兹死后，我们对这位绅士进行了调查，才发现他一直在加拿大务农。据说，他是个好人。”

“没有别的继承人了吗？”

“没有了，罗杰·巴斯克维尔是惟一的一个，他在兄弟中年纪最小，查尔兹则最大，年轻时死了的二哥就是亨利这孩子的父亲。罗杰是家中的坏孩子。他在英伦站不住脚，逃到了美洲中部，一八七六年生黄热病死在那儿，亨利就成了家族惟一的子嗣。我接到了份电报，说他今早抵达南安普敦。福尔摩斯先生，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不让他去庄园呢？”

“本应该那么做。考虑到那个传说……可是，地区的繁荣系于他一身，如果庄园里没有这个主人，查尔兹爵士的善行就会停止。我怕个人的看法对此事影响太大，这才来向您询问。”

福尔摩斯想了一会儿。

“是这样的，”他说，“有一种魔鬼般的力量，使达特沼地变成了巴斯克维尔人居处的不安之所——这就是您的意见吗？”

“有迹象表明是这样的。”

“如果您的说法正确，那么亨利在伦敦就会像在德文郡一样倒霉。一个魔鬼，只在本地施威，这恐怕难以说得过去。”

“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您亲自去看看，就不会这么说了。他五十分钟内到，您看该怎么办呢？”

“我建议您带上狗，租辆马车去接他。”

“然后呢？”

“然后，在我对此事做出决定之前，什么都不要告诉他。”

“您得用多少时间做决定呢？”

“二十四小时。如果您明早十点能带亨利爵士来这里，那对我就更有帮助了。”

“我会这么做的。”当他走到楼梯口时，福尔摩斯叫住了他。

“再请教个问题，您说在查尔兹爵士死前，曾有人在沼地里看见过这恶魔吗？”

“有三个人见过。”

“后来又有人见到吗？”

“没听说。”

“谢谢，早安。”

“要出去吗，华生？”福尔摩斯问。

“是啊，不过，如果你需要，我就不出去了。”

“不，只有在采取行动的时候我才会求助于你的。麻烦你路过布莱德雷商店时，叫他们送一磅浓烈的板烟来。如果方便，请你黄昏前不要回来，我想一个人静静地想想。”

黄昏前我一直待在俱乐部里，九点钟，才回到贝克街的休息室。

我打开门，满屋子烟，灯光朦胧，粗板烟呛得我咳了起来。从烟雾中，我模糊地看到福尔摩斯躺在安乐椅上，口中叼着烟斗，周围放着一卷纸。

“着凉了吗，华生？”他问。

“没有，都是这空气弄的。”

“是的，我想这味儿也够浓的了。”

“令人无法忍受。”

“打开窗子吧！看得出来，你整天待在俱乐部里。”

“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没说错吧？”

“当然，可你怎么——”

“因为你显得很轻松，使我很想要个小孩戏逗你。一位绅士在泥泞的雨天外出，晚上回来的时候身上却很干净，他一定是整日坐着不动。而且，他又没有亲近的朋友。这么一想，他到哪儿去了，不是很清楚吗？”

“是的。”

“你以为我一直待在这里吗？”

“难道不是吗？”

“正相反，我到德文郡去过了。”

“‘魂灵’吗？”

“是的，我的肉体一直坐在这儿。你走后，我派人去斯坦弗警局取来了绘有沼地这一地区的地图，我的‘魂灵’就在这张图上走了一天。我相信对那个地方已经很清楚了。”

“地图很详细吧？”

“很详细。这就是与此事有关的地区，中间的地方就是巴斯克维尔庄园。”

“周围都是树木吗？”

“嗯。那条水松夹道，沿着这条线伸展下去，沼地在右侧，这儿是格林盆村，摩梯末就住在这儿。五里之内，只有几座房屋，这里就是赖福特庄园。这里有一座被标明的房屋，可能就是那位生物学家斯台普谷的住宅。这是两家沼地的农舍，高陶和弗麦尔家。十四英里外是王子镇的监狱。这些房屋之间和周围的沼地，就是发生这场悲剧的舞台。”

“这儿一定是片荒地。”

“如果魔鬼真想插足人世，周围的环境再合适不过了。”

“你也相信神怪论了？”

“魔鬼的代理人也许是个血肉之躯呢。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案件到底是不是犯罪？第二，是什么性质的犯罪及犯罪过程是怎样的？你想过这件案子了吗？”

“嗯，白天想了很多。”

“你怎么看？”

“太离奇了。”

“这案件的确与众不同。比如那足印的变化，你怎么看？”

“摩梯末说过，那人在那一段夹道上是用足尖走路的。”

“为什么一个人会用脚尖走路呢？”

“该如何解释呢？”

“他是在逃命，拼命地跑，直跑到心脏破裂伏在地上死去为止。”

“他是在逃避什么才跑的呢？”

“问题就在这儿。种种迹象表明，这人在跑之前已吓疯了。”

“为什么呢？”

“我想原因是来自沼地的。只有一个人吓坏了才会不向房子而向相反的地方跑。还有，那晚，他在等谁呢？为什么他要在水松夹道而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呢？”

“你认为他在等人吗？”

“爵士年纪大而且身体弱，我们可以理解他会在傍晚散步，可是天气又湿又冷。医生根据雪茄烟灰得出的结论，说明他站了五到十分钟，难道这正常吗？”

“可他每晚都出去啊！”

“我不认为他每晚都在通往沼地的门前站立等待。正相反，他是故意逃避沼地的。那天晚上他是在那里等过的，而且是在他要出发去伦敦的前夜。事情已有线索了。”

四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我们的委托人对约会很守时。钟刚打十点，医生就来了，后面跟着年轻的准男爵。

“这就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摩梯末医生说。

“嗯，是的，”亨利爵士说道，“福尔摩斯先生，即使遇不到摩梯末医生我也会来找您的，我知道您善于研究小问题。今天早上，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

“请坐，亨利爵士，是什么事呢？”